

平戶町

日本平戶町是個小島，位於九州最西端，是日本本土上最西端的城市，再往下一點就是現在的長崎縣，有部分轄區位於九州島北松浦半島的西北端，是平戶藩的城下町，也是日本的主要國際貿易港口。在過去，這裡是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出發據點，現在更陸續有來自歐羅巴洲的商船進出貿易，因此平戶町開始設置葡萄牙和荷蘭、英國等歐羅巴國家的貿易商館了。

洪枝長大成了一個外貌偉岸的男人，在平戶町李旦的家裡備受禮遇，他能寫一手好字，李旦與日本人書信往返，都經他的手。

李旦自從獲得了洪枝，在日本町人之間地位提升不少，連日本茶人之家，都願意與他用書信往來，甚至邀請洪枝去平戶町的酒家歡飲，洪枝的書法，比起日本人拙劣的毛筆字顯然更有行氣，骨風不俗。

李旦是中土人士，在平戶，在泉州、廣州都有家，洪枝在李旦手下也做了三十年文書，乙丑年，洪枝四十五歲，他將妻子留在方湖娘家，現在的洪枝有了家，他想再做幾年存些銀錢，他就可以告老回家了。

況且李旦歿了，他的日本長子李松生性粗疏，手下的人更是如狼似虎，李旦雖然子孫眾多，都是些海盜頭目，也是海上生利人，這裡平時門庭若市人來人往，人人都認識他，曾是李旦的

左膀右臂，現在更是權重無比，都無人敢輕視他。

洪枝在日本町人間也有好評，他長身高大，到酒家與町人歡飲或是外出上街市，總顯得鶴立雞群，日人矮小，難怪到中土被稱為倭人。洪枝舉止大方有禮，也能在倭人中行禮如儀，日本茶人最講究禮儀身段，洪枝從不失禮。

鄭氏來了，他來向主家覆命，鄭芝龍二十一歲，精悍無比，他現在神色有些鬆懈，洪枝第一次見到鄭氏時，他才十八歲，現在的他更是威重。

鄭芝龍將家族全數投入海商集團，又廣招鄉民上船出海，才短短四年不到，他儼然成了李旦集團南洋航線的接班人，廣有福船百千艘，活躍於中國和南洋之間的海上。

李旦的日本長子李松雙眼迸出炙熱的光芒，他見鄭氏有禮，在榻榻米上跪坐行禮，宏亮的說了一句：「來了。」

鄭氏恭恭敬敬的雙手捧上帳冊，洪枝順手接過。

「老大人好，這是帳本，請您收納。」

鄭芝龍在李松面前恭順，他很能呢，洪枝不是不認識他，他笑了。

「恭喜你添丁，何時請吃一度醉宴？」洪枝笑著討酒喝。

李松聞言大笑，他也問鄭氏：「後生還是查某囡？」

「福松很能吃，是後生，」鄭芝龍還是恭謹的回答李松的問話。

李松揮手招來人，笑咪咪著交代：「包袱巾包好的物件給阿龍帶回去，」他又轉頭對鄭芝龍說：「添丁，發大財，送你一些物件添喜，也給後生添福，添壽。」

「多謝老大人。」

鄭氏走了，帶走一大包包袱巾包裹的物件，洪枝也不知道都包些什麼。這就是李松的厲害之處，親如洪枝天天與他相見，又住一起，他也不會讓任何人知道，他都賞些什麼給手底下的大將，以前洪枝僅能透過文書、帳簿的內容知道李旦的一部份家業和交往對象，其餘的，他並不太知道，尤其李旦集團在平戶勢力盤根錯節，連平戶的藩廳他都有往來，李旦集團實力堅強，然而繼任的李松有些力不從心。

過了幾日，鄭氏請洪枝吃酒，洪枝如約到鄭芝龍海邊的小屋，鄭氏的日本妻子是個溫馴的勤勞女人，鄭氏和所有來到日本的漢人一樣，討了日本妻子，他們在家鄉也有本妻，自己跑船到日本國，見日本女溫馴無比，有能力的漢人都會有日本妻子，等他們回到本家，還有大老婆在當家，服侍他們的父母、生養兒女。

中土的男人是好男兩頭瞞，不給兩處的妻子們知道有彼此的存在，可是根本瞞不住，是女人睜隻眼閉隻眼罷了。

洪枝很不以為然，他自幼進私塾讀書認字，雖然也不是頂出色好的學生，經史子集也背了不少，明代漢人理學還很興旺，推行女人「餓死事小，失節大事」的思想，他更是親眼見過妹妹洪鑾受苦，洪枝來到日本國，日本女人是人前溫馴無比，見了男人也跪來跪去匍匐在地，背

過人後，卻都不是那麼一回事。

日本人風俗不似中土，女子未嫁之前，人人都好，嫁了人家以後才守貞節，奇怪極了。

鄭氏很有禮貌，洪枝亦深諳此道，兩人一陣謙讓，雙雙盤腿跌坐在榻榻米上，日本建築與中土海濱又是不同。鄭氏的家庭前一片沙地，幾株矮松，坐在這裡能遠眺海洋。

「請大兄能否看看這個？」鄭氏取出一通文書，居然是奉行所開立的「朱印狀」！

拙劣的書法書寫的日本語很清楚，大大的紙頭上，蓋有朱紅色的大印鮮明，日本文和中文相似又不相同，洪枝也是經過很多年才弄清楚，等他弄清楚日本文字以後，洪枝又有些瞧不上眼，日本國的茶人家族自認唐化最深，所以對洪枝非常禮遇，不外就是因為他的漢字書法寫的好，還能吟詩，和其他在日本的漢人不同。

「你想做什麼？」洪枝開門見山的問鄭氏。

「請大兄成全，」鄭芝龍跪坐在洪枝面前，深深的匍匐上身，頭頂著榻榻米，雙手握拳支撐，他用日本人的大禮向洪枝鞠躬。

女人端來點心見狀，溫馴的跪在紙門邊等待，不敢貿然進來。

洪枝心裡盤算著，不知道該不該幫眼前的鄭氏，他認識十八歲的「一官」，卻不放心二十歲的鄭芝龍。

此人野心勃勃，能忍又能殺，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中之雄，他自何處取得幕府的朱印令？洪

1 朱印狀：德川家康將豐臣秀吉創設的朱印船貿易，任何船隻需持有幕府發行的朱印狀才可合法從事海外貿易，藉此完全支配對外貿易。
2 一官：鄭芝龍小名。

枝看著朱印狀，明白清楚的寫著鄭氏的名子。

事已至此，洪枝的心念迅速轉動，幫與不幫，他都已經有了朱印狀，李旦歿了，李松也年老，他那些日本兒子們更是驕縱的不成氣候，洪枝也不認識李旦的漢人兒子們，和他本家家族之人，他也是要引退的人，現在若不承諾幫他，他也已經不能全身而退了。

洪枝慢慢的將朱印狀折好，扶起還匍匐在他面前的鄭氏，將朱印狀還給他說：

「把後生抱出來，咱來喝酒，阿伯沒有好禮物送，但是阿伯可以保他平安。」

洪枝算是答應了鄭芝龍，一力幫他接掌李旦集團的南洋船隊了，從此以後，比洪枝還要老大的李魁，暴躁易怒的鍾斌，還有小心謹慎又多疑的劉香，都不是鄭芝龍的對手了。

有了李旦集團的智多星洪枝幫忙，鄭芝龍如願的接掌李旦集團在南洋的勢力，有了日本幕府奉行所的朱印狀，鄭芝龍的船隊簡直如虎添翼，在日本海域自由行走，再加上泉州本家的家族鄉親人力的加入，短短數年間，鄭芝龍的船隊壯大無比，超過千艘海船，都是能遠洋行走的福船、戎克船，也有數艘荷蘭來的夾板船隻。

鄭氏在海上的勢力如同海上霸王，橫行無阻，無人能與之抗衡。

李旦病歿的前兩年，他手下的大將已經無人可約束了，他的日本長子李松更是無法擺平個方勢力，於是人人囊刮船隊和劃分海上勢力範圍，海上群雄並起，且針鋒相對，都在拉幫結派甚至將荷蘭人、葡萄牙人的勢力都拉了進來。

葡萄牙船隊交易又被日本國剔除了，一紙「朱印狀」已經限制了日本船和他國的交易，日

本幕府又下了一紙「絲割符年寄」一年開立一次的絲割符稱為「年寄」將長期壟斷生絲貿易的葡萄牙船隊給限制住了。

然而限制又如何，生命自己會找出口，賠本的生利無人做，可殺頭生利人人都會爭著做，更何況會跑到生海上當生利人，大多是亡命之徒，倭人那些「朱印狀、絲割符」就像失靈的符咒，只是貼在船艙上頭，神主強大時，符咒才強，神主衰弱時，連隻孤魂野鬼也嚇不著了。

李旦的勢力真是驚世駭俗！

天啟三年李旦歿後，手下的人都自立門戶，李旦的日本兒李松子曾叫洪枝去接鄭氏的兒子來，說是要看看福松那孩子，洪枝叫了一個跑街的小孩送了一盒桃子給鄭氏的日本妻子，說是阿伯隔天要去看福松，當晚福松就走了，直接從家門口的海邊上船，離開了日本，福松僅能隻身上船，一個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和弟弟，回到了大陸泉州父親的老家。

李旦歿後，洪枝還不敢隨即引退，而是漸行漸遠，直到時機成熟，才默默的離開日本平戶，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也沒有攜帶任何財物、帳簿或筆記，只有隨身替換的衣服，用包袱巾一裹，上了日本茶人的海船離開了。

從此無人再見過洪枝，海上有鄭氏的龍形旗招展，有顏氏虎形旗，有劉氏的刀形旗和其他雜牌野雞幫派的各色令旗，都是漢人的旗幟，也大多是李旦的門人、手下分立出去的。

歐羅巴人的船隊也掛旗好分辨，荷蘭人的三色旗、英國的米字旗和西班牙兩色旗，歐羅巴人的的船有武裝，都是火力強大的火砲和火槍，一般商船或是漁船只要遠遠的看見他們，都不

敢靠近。歐羅巴人會殺人搶貨物，也會將船隻打沉，船上的人只能葬身海底，永遠也回不去了。

大員

甲午年，年荷蘭人在大員台江外的一鯤鯓築奧倫治城，逐年擴大又築到陸地上，築起大員城，從巴達維亞也送來不少荷蘭神父，到大員原民政部落傳教，說是傳教，也是藉機調查原民政部落。

又隔了兩年，丙寅年，西班牙人終於來了，上了他們口中的福爾摩沙——大員。

葡萄牙人對日本平戶的生絲貿易，受到幕府一紙「絲割符」給割壞了，馬尼拉航線又被荷蘭人封鎖，努力經營的馬告，也要受到明朝廣東總督的勒索，呂宋島的熱帶作物換不了中國的瓷器和茶葉，只能廉價銷售，又本國的王室胃口奇大，那些貴族們對於東方的絲綢和細緻的瓷器簡直需求無度，不斷的要求經營遠東的總督進口東方物資，葡萄牙人疲於奔命之際，卻讓西班牙趁機掘起。

西班牙人衝開了被英國、荷蘭和海上強人所攪亂的遠洋航線，很快的也來到大員的凱達格蘭建起了城堡。西班牙人在大員的滬尾地區，凱達格蘭建立的城堡為——安東尼堡，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淡水紅毛城。

西班牙人築的安東尼堡和馬告葡萄牙人所建築的聖保祿教堂完全不同，聖保祿大教堂就是